·辞赋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4.03.004

《楚辞》祖《诗》辨正

易闻晓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尽管屈宋之作"莫取旧辞",然自汉儒本诸经义建立《诗》与《楚辞》的源流系统,衍流及今,当代关于《楚辞》祖《诗》之论则多出于文学或文化历时传承及地域文化共时影响的观念。但如王逸、洪兴祖引诗以注《楚辞》,多半不指祖述,及当代所摘《楚辞》祖《诗》之例,更是鲜克成立。王、洪并今世所举《楚辞》祖《骚》,或南北共有物事同称及日常语用之同,并以种族、文化和语言文字同源使然;或《楚辞》名物语词同类形诸二字而《诗》非连用,则推《楚辞》合并《诗》语;或物事称名不同而推与《诗》相近;或重言、联绵之用俱见《诗》与《楚辞》,后者实本临文叠字或联绵通转而以祖述视之;或《楚辞》之前典籍多见而惟指祖《诗》,或语意、诗意略似而指祖述。凡此种种,盖以《诗》与《楚辞》源流预为意必,虽就二者比较本身不乏价值,但指祖述不切,论其源流亦非,事关《楚骚》并赋体自立,不可不辨。

[关键词]诗经;楚辞;离骚;辞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3-0034-10

后代诗话颇多祖述脱化之说,祖述为直取前人之言,脱化则以己意化用。其说则先有唐代诗僧皎然《诗式》"三偷"之谓[①],而发明最著者,莫若宋代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但《楚辞》不然,《文心雕龙·事类》已指"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②],汉初尚罕取旧,何况屈宋"莫取旧辞"?盖特指其不取《诗》语,但屈宋自己何曾"号依诗人"?只是汉代赋论推本赋体于《诗》,并在明确辞、赋源流的同时将《骚》及《楚辞》纳入《诗》的流变系统,尤其王逸《章句》引《诗》以注《楚辞》,才凭空建立屈宋用《诗》的阐释传统,传承及今。

一、问题的背景、范围和关键性

自来《诗》《骚》并举,二者前后的历时性限定了《诗》《骚》源流的阐释观念,在汉代《诗》学本位的观照中,这种源流关系被定位于比兴讽喻之义。班固《离骚序》称"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③],《史记·屈原列传》取刘安叙传云云[④],汤炳正考证传文"《国风》好色而不淫"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并前此"离骚者犹离忧也"一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赋论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9ZDA2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赋学通论"(项目编号:18AZW011)。

[作者简介]易闻晓,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邮箱:twdjn@126.com。

①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0页。

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5页。

③(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8页。

④司马迁:《史记》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2页。

都是取于刘安叙传[①]。尽管班固并不同意淮南并司马迁对于屈原“与日月争光”的评价，但谓以《骚》承《诗》，则无二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又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②]。王逸《楚辞章句》亦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③]，更推屈原绍继孔圣，固以班叙贬损而为屈子正名，可见汉人对于屈原及《骚》的评价，无论褒贬，都是站在《诗》学经义及儒家观念的立场。至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更指《离骚》“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并“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④]。但班固以至刘勰的《诗》《骚》源流论尚且有所保留，班固《离骚序》在认同刘安和司马迁《离骚》承《诗》的同时，也指摘《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明确《骚》与《诗》异[⑤]，《文心雕龙·辨骚》也说屈《骚》等篇“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鸠鸟媒娀女”乃“诡异之辞”，而“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为“谲怪之谈”，又“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是“狷狭之志”，“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则“荒淫之意”，确指凡此“异乎经典者也”[⑥]。然而直到现代对于屈辞的阐释仍然执持《诗》义和儒家正统观念，如刘永济《屈赋通笺·叙论》编举《离骚》《九章》等“称引尧、舜、禹、汤者不一”并“其所拳拳服膺者，曰‘美’，曰‘善’，曰‘修’，曰‘仁’，曰‘义’，曰‘礼’，曰‘忠’”[⑦]等等，却于刘勰所摘《离骚》《天问》《招魂》等不合经义之例避而无视，本意仍然是维护屈原及其作品的形象和地位，针对现代以来疑古派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否定，这种站在传统经学立场的维护是可以理解的。

当代对于《诗》《骚》源流的讨论则多出于文学或文化历时传承及地域文化共时影响的观念，考古发现楚地所受北方诸夏文化沾被使其愈益坚定，或是单纯出于《诗》与《楚辞》两大文学或文化系统的比较，“先秦文学”“先秦文化”或“南北文化”的比较预先设定《诗》与《楚辞》源流的关系，即使比较得出《诗》与《楚辞》殊异，也仍然持守这样预设。比较研究在《诗》《骚》所有内容展开，包括二者主题、题材和内容所涉的一切方面，例如祭祀、宗教、政治、生活、爱情、女性、名物、语词等等。具体如植物花草及动物若马、鸟、龙凤等物类，或自然物象如云，生活如饮食、器物如玉、艺术如音乐等等。在艺术表现则比兴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所有这些比较就其本身而言是有价值的，无疑推进了《诗》与《楚辞》的研究，但多在高层类和大范围探讨二者之同及其源流关系，结果率多显示《诗》与《楚辞》的大类相似，这导致问题的泛化和具体相似的非确定性。

这种泛化和非确定性难以措实《诗》与《楚辞》的源流关系，二者内容和艺术表现的相近大多出于主观的推论和观念的嫁接，尽管在较大的文化范围和较高的层类系统中具有理论的意义，但很难指实相互的文本。在《诗》与《楚辞》以及中国赋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不是切实针对文本，而是种种外部关联如典制、学术、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探求成为主流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不无“去文本化”甚至“去文学化”的风险。这些关系的研究理应基于文学的文本。在《诗》与《楚辞》的比较和二者源流的讨论中，文本相似的证据乃是逼到“绝境”的最后“底牌”，只有文本所载语词的相似才是二者源流的切实证明，这可以援自后代诗学的祖述之论，《楚辞》祖《诗》与否，乃是《诗》

①汤炳正：《〈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汤炳正讲述，汤序波整理：《楚辞讲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②班固：《汉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6页。

③（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2页。

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6页。

⑤（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38页。

⑥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6-47页。

⑦刘永济：《屈赋通笺》，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页。

与《楚辞》源流讨论的关键所在。但是二者文本语词的比较必须确认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诗》与《楚辞》体制之异。二者称名不同,根本上就是体制之别。

《诗》与《楚辞》的种种比较似乎并不重视二者体制的区别,但所有比较显示《诗》与《楚辞》内容方面的细节相似以及语词的相近,都应在体制之异的基本前提下予以审视,明确哪些是本质的方面,哪些是文化同根必然趋同的方面。尤其在语词使用上,大体由于南北语言文字系统相同,不可凡见相同相近就辄指《楚辞》祖《诗》。而且在体制相异的基本前提下,个别语词的相同相近并不显示本质的方面。晚清姚华《论文后编》云:

> 楚隔中原,未亲风雅,故屈原之作,独守乡风,不受桎梏,自成闳肆,于诗为别调,于赋为滥觞。①

对此的理解不必胶柱鼓瑟,不是说屈原未闻风雅,只是未必"亲风雅"的深度浸淫,关键是看屈辞"自成闳肆"的"别调",这是与《诗》异体的文本实存。只要承认屈辞与《诗》异体,就会理解姚氏体制之论的切实要义,正如宋黄伯思所谓《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②,"楚辞"而不是仍"诗"之称就是二者异体的彰名。屈宋楚辞完全抒发己意的主体自由创制从根本上异于《诗》作为礼制规定而与乐、舞合一的集体歌唱或表演。尽管《诗》篇都有其原始的作者,但必定经过或如采诗、献诗的传播途径或加工改编,最终呈现为群体入乐的歌唱或表演。这种入乐的歌唱或表演本是礼制规定的国家行为,包括《诗》的讽诵、歌唱、舞蹈的教学、司乐甚至乐器的保管、国子学习的督导,都有《周礼》所见的严格规定和复杂程序,《诗》四言分章合乐、重章叠句就是这种礼乐规定的文本呈现。而屈宋楚辞的个体创制根本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但也没有任何礼制的国家规定和合于乐舞的形式制约,只是怨怼激发的个体情感推动长篇巨制和散语长句的一顺铺陈。如果说楚辞也是可歌,那么人们不妨设想它已歌与否?是哪种国家的规定和人力财力保证其每篇在何场合和时间并由那些人具体实现可歌的复杂操作,包括钟鼓为主的乐器租借和演奏?如果不能解释这些事无巨细的实际操作的可能性,那么楚辞可歌就只能停留于虚廓的推想。如果说是屈原自己的歌唱,那么如《离骚》巨制的全篇歌唱也只能是简单曲调的不断重复和且行且歌的徒步行吟,只不过比通常的口诵多了几个简单的音调或旋律而已。

《楚辞》已歌推论的不可能性显示它与《诗》制的根本区别,在这种区别之下,它与《诗》之文本语词的或然相似就不可获得源流关系的意义,即使《楚辞》文本语词确有取于《诗》者,也只是屈原或曾读《诗》的证明,但他读《诗》并不影响其创制异《诗》的文本,屈辞迥异《诗》制就是既成的事实。而且更为通达的解释,尚在人族同种、地域相邻、文化同源和语言文字相同"场域"书写的语词偶同。不仅是屈辞的书写,而且自中国文字发明以来屈子之前和同时的所有书写者,都一定不能避免语词相似相近的使用,如果一定要说为祖述,那么这种祖述也只能证明人族同种、地域相邻、文化同源和语言文字的相同使用,不必具有祖述和源流的阐发意义。只是对于《诗》与《楚辞》的源流关系来说,文本相似的祖述猜测却是最后的实证。

二、王逸注《楚辞》和洪兴祖《补注》引《诗》之例

皮锡瑞《经学通论》谓"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③,其说或过绝对,但相对于当今所举《楚辞》祖《诗》之例绝大多数为非,皮氏的判断犹有整体性的把握。人们总是在《诗》《骚》传承的总体预设之下着意寻找《诗》《骚》语词的祖述证据,其预设导引的结果,绝

①姚华:《弗堂类稿》论著甲,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9-30页。

②黄伯思:《宋本东观余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4页。

③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9页。

多出于主观推断的相似性，真正的祖述可能极少。

现当代关于《楚辞》语词祖《诗》的观念与传统以《诗》注解《楚辞》相关。在《诗》学的本位上解释《骚》及《楚辞》，极易导致语词祖述的附会，在王逸《楚辞章句》所见不少。罗剑波、赵月统计此书注引《诗》78则，其中《离骚》13则，《九歌》10则，《九章》11则，《招魂》9则，《九叹》35则[①]。罗、赵文明确凡此非必《楚辞》文本与《诗》相关，而是著者引《诗》，这表明客观的立场。但王、洪注《楚辞》既已形成引《诗》的传统，读者通过注释诵读《楚辞》，就在意中烙下《诗》的印记，有若《楚辞》祖《诗》。其文考察了王逸《楚辞章句》以《诗》释《楚辞》的三个方面：

其一是以《诗》与《楚辞》中的文字词义互作考证，例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王逸释谓“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称考也”[②]，引《诗》“既右烈考”[③]，这是纯粹引《诗》释义，在注者并不认为《骚》取于诗，但在读者意中，似乎《离骚》“皇考”取于《诗》之“烈考”。

其二是引《诗》以释《楚辞》句义，如《离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释谓“言己急欲奔走先后，以辅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继续其迹，而广其基也，奔走先后，四辅之职也”[④]，引《诗》“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⑤]。《诗》《骚》造语有大约相近者，实以汉字表达同源，例如方言殊地，虽语音不通，但述意相同如“我们吃饭”之类，不是语言的祖述。

其三则引《诗》以释《楚辞》之典。如《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释云：“言解居父聘吴，过陈之墓门，见妇人负其子，欲与之淫泆，肆其情欲。妇人则引《诗》刺之曰：‘墓门有棘，有鸮萃止’，故曰‘繁鸟萃棘’也。言‘墓门有棘’，虽无人，棘上犹有鸮，汝独不愧也？”[⑥]，洪兴祖补注引刘向《列女传》云：

> 陈辩女者，陈国采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过陈，遇采桑女，止而戏之曰：“女为我歌，吾将舍女。”乃为歌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又曰：“为我歌其二。”女曰：“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止。讯予不顾，颠倒思予。”大夫曰：“其棘则是，其鸮安在？”女曰：“陈小国也，摄乎大国之间，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师旅，其人且亡，而况鸮乎？”大夫乃服而释之。[⑦]

这是小说家言，并非实录，那么屈原《天问》“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也未必本于此事。王逸、刘向并指妇人歌《陈风·墓门》。然《诗》毛传并郑笺、孔疏都不涉晋大夫解居甫事，毛序指陈国君“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⑧]。宋苏辙《诗集传》云：“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者；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⑨]清姚际恒《诗经通论》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⑩]。《诗》与《天问》共述国人刺桓公事，其事非仅《诗》之《墓门》作者知而用之，使屈原亦知，与《诗》共用，不定迂回引《诗》，这是可通的解释。鸟萃于棘有可能是陈、齐一带的谣谚，《墓门》取以刺公，《天问》援以设问，在陈、齐之民的观念中，鸟之于棘一定具有某种特定的关联。

罗、赵文又考洪兴祖《补注》增引《诗》例，一则引《诗》与《楚辞》字、词互释互证，如《离骚》“何昔

---

①罗剑波，赵月：《陆时雍〈楚辞〉疏〈诗〉〈骚〉关系探微》，《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②王逸：《楚辞章句》，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页。

③（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65页。

④王逸：《楚辞章句》，第8页。

⑤（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362页。

⑥王逸：《楚辞章句》，第103页。

⑦（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84页。

⑧（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177页。

⑨（清）姚际恒撰，邵杰点校：《诗经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9页。

⑩（清）姚际恒撰，邵杰点校：《诗经通论》，第139页。

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补曰"《诗》云'彼采萧兮,彼采艾兮'是也"[①],此如《悲回风》荼、荠之物,或北方与楚地俱生,南北并称,非必《骚》祖于《诗》,洪氏之注也只是以彼注此,未指祖述。又《九歌·湘夫人》"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补曰"《诗》云'有女如云,言众多也'"[②],对此我们可以直接说云譬众多,南北同然而已。又《九歌·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补曰"《诗》云'绿竹青青',青青,茂盛也,音菁"[③],"青青"重言之用,《诗》以足二足四,十分普遍,不是固定语词,在《楚辞》亦然,也可以产生众多重言的临文表达,不必指为祖述。

二则引《诗》以明《楚辞》之典,并解释语句含义,如《天问》"稷维元子,帝何竺之",补云"《诗》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注谓"姜嫄之生后稷,乃禋祀上帝于郊禖,而得其福"[④]。这不可指实《天问》用《诗》,只是《诗》与《天问》同述一事,后稷之生,人所共知,不仅《诗》作者并屈原所知。某些在古人本为常识的物事,见诸不同典籍,不必都是祖述,例如《老》《庄》并《墨子》诸子之言俱称上古帝王之事,乃是上古传闻的集体记忆,盖民族同种和文化同根使然。

三则解释《楚辞》语句由《诗》演化而来,如《九歌·山鬼》"乘赤豹兮从文狸",补云"《诗》曰'赤豹黄罴'"[⑤]。豹是南北人都熟知的动物,动物以颜色分类称名,则有赤豹、花豹、金虎、白虎、黑狗、黄牛之类,都是极为平常的称名,北人和楚人一定共称赤豹,设使屈原对于如此平常的称名都惟取《诗》语,那么他的创作就是谨慎抄《诗》而唯恐有异了。《诗·大雅·韩奕》"献其貔皮,赤豹黄罴"[⑥],是并貔、豹、罴皮一起进献,在《九歌》却是山鬼胯下的奔活坐骑,洪补也只是引《诗》以明其物,非指《山鬼》祖《诗》。

三、当代所摘《楚辞》祖《诗》语词

在《楚辞》研究颇有建树的当代学者李金坤、黄伦峰等摘出《楚辞》祖《诗》之例,特未暇深究。李文《〈楚辞〉与〈诗经〉传承关系论略》摘出《楚辞》"苗裔""皇考""回风""飘风""湛露""踊跃""芒芒""隐忧""荼荠""优游"等祖《诗》词语[⑦],黄文《从〈楚辞〉文本看其对〈诗经〉的继承》也指"苗裔""飘风""踊跃""湛露""隐忧"等取于《诗》[⑧]。考《诗》中不见"苗裔"。《诗·大雅·既醉》有"永锡祚胤"[⑨],"祚胤"义近"苗裔"。后者经典注释及字书解释都本《离骚》,则"苗裔"之用,乃屈原首创,亦非现成口语记录,实无所本。《楚辞章句》王逸注:"苗,胤也。裔,末也。"[⑩]《说文·衣部》:"裔,衣裙也,从衣,冏声。"[⑪]裾是衣前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谓"裔,衣末边也"[⑫]"苗""裔"以义近共同引申为人的后嗣之称,遂以并用,这就是说,"苗裔"乃是由于义近的临文组合,以单字双音节的结构作用并后人祖述固定为词。

"皇考"已见上述王逸注,未指引《诗》,作为对亡祖的尊称,或本南北一致的雅言通称,《离骚》

①(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31页。
②(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53-54页。
③(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57页。
④(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88页。
⑤(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63页。
⑥(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437页。
⑦李金坤:《〈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云梦学刊》,2001年第4期。
⑧黄伦峰:《从〈楚辞〉文本看其对〈诗经〉的继承》,《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⑨(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389页。
⑩王逸:《楚辞章句》,第3页。
⑪(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页。
⑫(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593页。

用之，非必语词祖述。《诗·桧风·匪风》“匪风飘兮，匪车嘌兮”毛传：“迴风为飘，嘌嘌，无节度也”[①]，则“回风”即“飘风”，后者似乎得于“匪风飘兮”，在《诗》本非一词。《九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②]，同篇又云“随飘风之所仍”[③]。王逸注前句云：“回风为飘，飘风回邪，以兴谗人。”[④]则以“飘风”注“回风”，意想“回风”亦取于《诗》。尽管后世黄庭坚谓“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⑤]，但主要是指诗语一句或一联乃至二联的化用，并不适合双字语词，后者在前后不同文本的运用不谓化用，因为在汉语言文字使用的文化圈内，必有许多同样的语词，不可看到《诗》《骚》共有某词，就推测后祖于前。何况《匪风》并未出现“飘风”的连并字面，“回风”更是王逸引《诗》的解说，这样推想《骚》取于《诗》，显系迂曲。其实“飘风”的直接组合早于《楚辞》，见诸《老子》第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⑥]，那么是否可以说《楚辞》“回风”取于《老子》“飘风”呢？

“湛露”见《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题名本诸“湛湛露斯”的重组。毛传：“湛湛，露茂盛貌。”[⑦]《楚辞·九章·悲回风》：“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王逸注：“湛，厚也。《诗》曰：‘湛湛露斯’。”[⑧]假如屈原曾读《诗》之此篇，或取篇名用之，或读此诗而未标题，则本诗语“湛湛露斯”重组，即使如此，也只是证明屈原曾经读《诗》，却远不能说明《楚辞》体制对于《诗》的传承。或许《悲回风》“湛露”的组合同《诗》，也只是出于偶然。《诗·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⑨]王逸《九思》：“惶悸兮失气，踊跃兮距跳。”[⑩]这已是东汉的作品，在《诗经》学昌明的时代，语词取《诗》已是十分常见，但与屈赋相去甚远，不可一并而论。何况《庄子·大宗师》亦有“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⑪]云云，王逸所祖，不能遽断祖《诗》还是《庄子》。

“芒芒”见《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传：“芒芒，大貌。”[⑫]《楚辞·悲回风》：“穆眇眇之无垠兮，莽芒芒之无仪……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缥绵绵之不可纡。”王逸注“穆眇眇”句谓“天与地合，无垠形也”；注“莽芒芒”句谓“草木弥望，容貌盛也”；注“藐蔓蔓”句谓“八极道理，难算计也，一作‘邈漫漫’”[⑬]。洪兴祖补注：“芒芒，广大貌。《诗》曰：‘宅殷土芒芒。’”[⑭]《悲回风》“穆眇眇”“莽芒芒”“藐蔓蔓”其实都是一声之转的不同书写，词义亦近，盖辞赋铺陈，因声异形，以避重复。后来汉大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洶涌彭湃……滂濞沆溉……砰磅訇礚”[⑮]，一段而“彭湃”“滂濞”“砰磅”词义相同，盖以避重异形书写，也是同样的情形。司马相如之后，尚有“溯渤”“溯沛”（郭

①（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184页。
②王逸：《楚辞章句》，第149页。
③王逸：《楚辞章句》，第151页。
④王逸：《楚辞章句》，第149页。
⑤（宋）惠洪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16页。
⑥孙以楷等注译：《老子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9页。
⑦（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231页。
⑧王逸：《楚辞章句》，第152-153页。
⑨（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43页。
⑩王逸：《楚辞章句》，第316页。
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页。
⑫（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494页。
⑬王逸：《楚辞章句》，第158页。
⑭（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124页。
⑮（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69页。

璞《江赋》[①]“喷勃”(马融《长笛赋》[②])“濆薄”(郭璞《江赋》[③]、左思《吴都赋》[④])“砏汹”(张衡《南都赋》[⑤])的异形书写。“溯”“滂”“彭”“湃”“濞”“砰”“磅”“渤”“沛”“砏”“汹”都以旁纽双声通转,形成双声联绵的通转系列[⑥]。古人某类发音的声或韵与某种意义的指向具有一定的联系,造字对应发音,这些字也就具有基本的意义关联。“澎湃”其初就是“澎”与“湃”的临文组合,是由于这两个字音、义相近,本是出于相近音义所造之字,其余诸字亦然,本可一字表意,但以汉语双音结构的形式需要凑合二字,所以形成如此众多的双字组合。在《楚辞·悲回风》“穆眇眇”“莽芒芒”“藐蔓蔓”,“穆”“眇”“莽”“芒”“藐”“蔓”都是明母字,连同其他字的系列如“冥”“蒙”“梦”“昧”“漠”“迷”“茫”“绵”“渺”“缅”“瀰”等等,“都有幽暗蒙昧渺茫的通义,故以同‘明’声如‘溟’,幽深以命海,音义若契”[⑦]。那么在《悲回风》的文本中,“芒芒”实同“眇眇”“蔓蔓”“绵绵”,尽管“芒芒”已见于《诗》,但“眇眇”“蔓蔓”“绵绵”不然,则“芒芒”也可能不是祖述,而是本诸明母字音、义相关的重言系列。

《诗经·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⑧]《楚辞》严忌《哀时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怀隐忧而历兹。”[⑨]虽其《哀时命》编在《楚辞》,但以汉人所作,语词或取于《诗》,无关屈赋,可以不论。又《悲回风》:“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王逸注:“言枯草荼荠,不同亩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也。荠,一作‘若’。若,一作‘苦’。”[⑩]洪兴祖补注:“荼,音徒。《尔雅》:‘荼,苦菜。’疏引《易纬》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得夏乃成。’又《尔雅》云:‘荠,荠实。’疏引《本草》云:‘荠,味甘,人取其菜,作葅及羹。’”[⑪]《诗·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⑫]又《豳风·七月》:“采荼薪樗,食我农夫。”[⑬]《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⑭]谓《悲回风》“荼荠”本《诗》,或指《谷风》而合“荼”“荠”为用。即便如此,《悲回风》“不同亩”的语意也是屈原自造,实际上荼、荠并为苦菜,若以譬忠佞不同朝,则二物并非殊绝,不可比于忠佞;若以荼、荠并苦菜而比于兰茝,则又明言“荠不同亩”。《悲回风》的句意,盖谓荼荠“不同亩而俱生”,是言其多,以与“兰茝幽而独芳”之“独”形成对照,则荼荠以比佞,兰茝以譬忠,这与《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语意毫无关涉。至于《七月》《绵》独举荼之一物,也与《谷风》一样只是说明《诗》有此物,如从“现实反映”看来,则北方周原及豳产此,中原邶地亦见,再南则楚地亦生,《悲回风》也很有可能是楚物的“现实反映”,非必绕道古代北方取于《诗》篇。

《小雅·白驹》:“慎尔优游,勉尔遁思。”[⑮]《楚辞·九章·惜往日》:“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王逸注云:“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烧死,以报其德,优游

①(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569-572页。
②(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册,第828页。
③(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册,第570页。
④(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册,第209页。
⑤(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1册,第157页。
⑥易闻晓:《汉赋为“学”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⑦易闻晓:《中国诗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6页。
⑧(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35页。
⑨王逸:《楚辞章句》,第253页。
⑩王逸:《楚辞章句》,第149-150页。
⑪(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第122页。
⑫(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50页
⑬(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194页。
⑭(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360页。
⑮(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251页。

其灵魂也。”[①]晋献公宠妃骊姬陷太子申生致死，改立骊姬子奚齐为太子，公子夷吾和重耳畏惧逃亡，随重耳避难者贤士多人，其中有介子推。重耳无粮饥饿，介子推割股奉君。及重耳归为晋文公，向者随行诸人请赏，唯子推固辞，遁入绵山。文公命放火焚山，欲迫子推出，子推被焚死。文公深为愧疚，遂改绵山为介山，立庙祭祀，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②]。按《悲回风》句意，王逸注谓“优游其灵魂”似有牵强，朱熹《楚辞集注》则谓“优游，言其德之大也”[③]，庶几得之。班固《白虎通·号》：“谓之尧者何？尧犹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远，优游博衍，众圣之主，百王之长也。”[④]在此“优游”为广大、宽广义，朱注或本之。又《礼记·儒行》：“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郑玄注：“优游之法，法和柔者也。”[⑤]“法和柔”就是宽和、宽厚之义。又《汉书·倪宽传》“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颜师古注谓“言不决也”[⑥]，这是犹豫不决之义。《楚辞·悲回风》“优游”之义，实与《诗·白驹》不同。以“优游”数义，非必执于《诗》之一端。“优”上古音、《广韵》并幽部，“优游”本叠韵联绵，取联绵之声可表不同之义，在楚辞和汉大赋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联绵字的祖述和转化的具体情况相当复杂，字形相同并不等于意义相同，意义不同则非祖述。

四、《楚辞》语意与《诗》

黄伦峰文又举现代学者有关《楚辞》祖《诗》之说[⑦]，如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谓《悲回风》“仆夫悲余马怀兮”祖《诗·周南·卷耳》：“陟彼高冈，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⑧]姜氏认为“用‘仆’字同‘马’字来代表作者的主观愿望……这是《诗经》的东西”[⑨]。仅以《悲回风》句中有“仆”“马”就推测祖述，不免过于主观。朱碧莲则认为《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与《诗·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一脉相承，这是从语意的大略类似进行推论，但字面的表述实无关联。又指《天问》“玄鸟致贻，女何喜”即《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⑩]，这是共述一事，屈原知此，却不定从《诗》以知。黄文更指《招魂》“郑卫妖玩，来杂陈些”受到《郑风》《卫风》或孔子对“郑卫之音”评论的影响[⑪]，对此只需想到郑卫歌舞的妖娆人所同羡，也许就不再执于祖《诗》的考求了。

田语颇具学力的硕士论文[⑫]则举《离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⑬]祖述《诗•大雅•绵》“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⑭]，引陆德明《经典释文》谓“奔奏”与“奔走”同义。“奔”“走”以双音结构同

①王逸：《楚辞章句》，第145页。

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9-468页。

③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④班固撰集，(清)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4页。

⑤(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25页。

⑥班固：《汉书》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1页。

⑦黄伦峰：《从〈楚辞〉文本看其对〈诗经〉的继承》，《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⑧(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8页。

⑨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⑩朱碧莲：《楚辞论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15-16页。

⑪黄伦峰：《从〈楚辞〉文本看其对〈诗经〉的继承》，《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⑫田语：《从〈楚辞〉与〈诗经〉的关系看楚文化的华夏化——以屈原作品为例》，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4-25页。

⑬王逸：《楚辞章句》，第8页。

⑭(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362页。

义并列,乃是日常口语中极为普通的表述,料想在屈原时楚国亦为常语,屈原取以随写,却不料被系于《诗》。又举《离骚》"薋菉葹以盈室兮"[①],认为祖《诗•墙有茨》"墙有茨,不可扫也"[②],以"薋"同"茨",遂指祖述。更为可能的情形,则是楚亦有薋,与菉、葹同为恶草,或虽楚无其物而但知其名,也一样用之。若以薋必出于《诗》而后用,那么菉、葹不见于《诗》又何用之?又《离骚》"夫何茕独而不予听"[③],谓《诗•小雅•正月》"哀此惸独"[④],《尚书·洪范》亦有"无虐茕独"[⑤],此篇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所陈"天地之大法",今人或认为系战国后期儒者所作,或认为作于春秋,那么"茕独"或周初、春秋已用,至迟在屈原时代已见同用,是否也取于《诗》?又《离骚》"延伫乎吾将反"[⑥],谓祖《诗•燕燕》"瞻望弗及,伫立以泣"[⑦],若以一字之同而为祖述者,则凡《楚辞》之字同于《诗》者亦然,并同于《书》与《左传》及诸子之文者并皆祖述。又《离骚》"浇身被服强圉兮"[⑧],谓祖《诗•大雅•荡》"曾是强御"[⑨]及《烝民》"不畏强御"[⑩]。"强御"又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吾军帅强御"[⑪]及《国语·周语中》"军帅强御"[⑫]。"御""圉"通,《说文·辛部》王筠《句读》谓"圉之言御也"[⑬],《尔雅·释言》"圉,禁也"郝懿行《义疏》谓"圉,通作御"[⑭]。"强圉"又见《竹书纪年》卷上"浇强圉"[⑮],其书为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离骚》并《左传》《国语》是否并皆祖于《诗》?

凡上所见《楚辞》"祖《诗》"之例,就是迄今所见今人所举的大部分。又有以内容近似而视同《诗》《骚》相承者,如宋人李樗《毛诗集解》云:"欲观诸《柏舟》,当观屈原之《离骚》,其言忧国之将亡彷徨不忍去之辞,使人读之者皆有忧戚之容,知《离骚》则知《柏舟》矣。"[⑯]今人钱锺书则谓《柏舟》"尚是剪而不断之情,《离骚》遂兼理而愈乱之况"[⑰]。毛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郑笺:"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则贤者见侵害。"孔疏:"笺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进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泛其流',明与小人并列也。言'不能奋飞',是在位不忍去也。《谷梁传》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觀闵既多,受侮不少',是贤者见侵害也。"[⑱]朱熹《诗集传》则指妇人作,迄今无定论。高亨《诗经今注》[⑲]、陈子展《诗经直解》并谓男子作,而袁梅

①王逸:《楚辞章句》,第19页。

②(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66页。

③王逸:《楚辞章句》,第19页。

④(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268页。

⑤(汉)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2页。

⑥王逸:《楚辞章句》,第16页。

⑦(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39页。

⑧王逸:《楚辞章句》,第21页。

⑨(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409页。

⑩(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432页。

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78页。

⑫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王树民等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3页。

⑬王筠:《说文句读》,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96页。

⑭郝懿行:《尔雅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16页。

⑮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⑯李樗:《毛诗李黄集解》,《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册,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9页。

⑰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4页。

⑱(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注疏:《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24页。

⑲高亨:《诗经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诗经译注》[①]、程俊英《诗经译注》[②]则指女子作。陈子展《诗经直解》云："今按《柏舟》，盖卫同姓之臣，仁人不遇之诗。诗义自明，《序》不为误。"[③]宋李樗《毛诗集解》将《柏舟》比于《离骚》，也是就"仁人不遇"的角度而言，这是说读《柏舟》可参《离骚》，并钱锺书所云，都是读《诗》之说。在读者读《诗》，援彼类此，广开思路，拓开空间，自是一法，即古今中外之作，亦可参互，用资广悟，愈是学养深厚，知识广博，愈能融会贯通。自来"仁人不遇，小人在侧"，不仅《柏舟》仁人、《离骚》屈子，凡臣之事君，后代皆然，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云，举凡《诗》《书》《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及《吕览》《说难》《孤愤》，"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④]。《柏舟》之与《离骚》可参为读，乃在人生境遇的相似，而不是文体写作的传承，恰恰是《柏舟》和《离骚》体制之异防止将阅读的参互转向《诗》《骚》传承的牵强之论。

又如曲艳秋援引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所举《诗·齐风·东方未明》之例，盖指"《诗经》中有个别抒情诗篇采用赋体诗的形式，与《楚辞》在抒情形式上有很大的相似"[⑤]。《诗》云："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⑥]蒋、程《诗经注析》说：

> 此诗通篇用赋体，把一个忙忙碌碌而又心胸狭隘的小官吏的神态刻画得很生动……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赋的手法，在曲尽其妙的铺陈描绘中，也表达了作者的感情。[⑦]

《周礼·春官·大师》六诗[⑧]和《诗大序》六义[⑨]，赋居其一，即赋比兴之"赋"，在郑玄[⑩]和朱熹[⑪]的解释，都是直陈之义，这与汉代或屈原"赋"之称为赋体者虽有关联，却不可等同，需要辨别其义，明其异同。挚虞《文章流别论》并蒋、程所论，却径以《诗》"赋"为赋体之赋，所举《齐风·东方未明》也只是《诗》的表现方法如郑、朱所言。赋体为赋而不是《诗》，必有与《诗》不同的体制之异。传统赋论以《诗》学本位推原赋体本《诗》之赋，本是不足为训，但以当代学者指实文本，则需首严体制之辨，这是后代论诗的原则。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谓"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⑫]，元佚名《文章欧冶序》则谓"不知体制，不知用字之法，失于文体，去道远也"[⑬]，后代诗之各体的创作如此，《诗》四言分章合乐、重章叠句的群体合乐歌唱之与《楚辞》一己怨怼激发适资长篇大制的一顺铺写，更是体制殊越，那么对于《楚辞》"祖"《诗》即二者源流的假设，亦当首明体制之辨。

[责任编辑：李　炜]

---

①袁梅：《诗经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27-128页。

②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③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④司马迁：《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

⑤曲艳秋：《〈楚辞〉与〈诗经〉抒情方式之异同》，《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3期。

⑥（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131页。

⑦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2页。

⑧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96页。

⑨（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第1页。

⑩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796页。

⑪朱熹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页。

⑫张戒：《岁寒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9页。

⑬佚名：《文章欧冶序》，张健编著：《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